

《月光》——蓋伊·莫泊桑

馬里尼亞諾神父絕對配得上與「馬里尼亞諾」這場偉大的戰役同名，他是一位又高又瘦的神父，近乎狂熱地追求信仰，並擁有一顆激烈而正直的心。他對自己的一切信念堅定不移，從未有過一絲動搖。他由衷認為自己徹底理解上帝，參透祂的種種計劃，種種意向，種種意圖。

當他邁開大步走在通往鄉村神父小屋舍的林蔭路，有時候腦海中會湧生一種疑問：「為何上帝會造出這東西？」他堅持追尋答案，設身處地代入上帝視角去思考，而他幾乎總能覓出一個答案。他不是那種會以謙卑虔誠的姿態低語說：「主啊，祢的構想是多麼難令人參透！」的人，反而他會說：「我是上帝的僕人，我應當去理解祂行事的原因，若不了解的話便應當去猜。」

在他看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皆以一種絕對的、令人敬服的邏輯被創造出來，種種「因為」和「所以」之間素來就互相平衡。黎明是為了晨起的快樂，白晝是為了醞釀收成，雨點為滋潤萬物，落日為準備入眠，夜色為好好睡覺。

四個季節完美對應了農耕的各種需要。神父對大自然擁有意志這件事從未生疑，相反，他也不曾懷疑作物只能降服於各種嚴苛季節、氣候環境，以至不同的物質條件。

但是他討厭女性，他總是不自覺地對女性產生厭惡之情，且本能地鄙夷她們。他不時重述基督的這番話語：「婦人，我與你有何相干？」語畢後還會補上一句：「可以說上帝本身，也對自己所創造的這件作品感到不滿。」女性於他而言，正是詩人所寫的「比孩子十二倍不潔的存在」，女性是誘惑第一個男人的生物，並永無止境地延續這種詛咒，她們是軟弱、危險、迷離而擾人的存在。而比起她們放蕩的肉體，更使他憎厭的，是她們那充滿愛意的靈魂。

他不時感到她們的溫柔向他襲來，雖然他自認為是攻不可破的，但始終痛恨她們身上總滾燙著一種對愛的需求。

在他看來，上帝創造女人不過是為了引誘和考驗男人。如是在男人面對女人時，便應當懷有自我保護的警覺性，並對面前所存在的陷阱提高警戒。的而且確，當女人張開雙臂、嘟起雙唇面對男人時，她們就像個陷阱。

女人之中，他只對修女存寬容之心，因為她們虔心於宗教，看起來無邪無害。可是他仍以嚴厲的態度對待她們，因為他感到即使自己是一名神父，那些修女們被禁錮被羞辱了的心底深處，那種長存的纖細溫柔，始終還是禁不住向他撲去。

他有一個外甥女，她和母親一起住在附近一間小屋。他堅持要培養外甥女成為一位盡力為慈善服務的修女。她樣子甜美，為人天真魯莽，也很會逗人笑。每當神父在講道時，她總會發笑；

每當她惹怒了神父，她便熱烈地抱著他，緊緊的箍著他，而他卻不由自主地想要從這種擁抱中掙脫。儘管如此，這讓他嚐到了一陣甜美的快樂，也喚起了內心深處一種所有男士都擁有的、沉睡悠久的父愛之情。

他帶她一起走在田園小徑上時，也總是跟她談論上帝，談論他的上帝，可她幾乎不把這些聽進耳內，只顧一面望著天空、野草、花朵，眼裡漫溢著一種活著的快慰。有時，她會為了追捕飛蟲而奔走，然後又邊把蟲抓回來邊大喊道：「舅舅你看！這東西是如此美妙，我簡直想要吻它一下。」而這種「熱吻蒼蠅」或是丁香花籽的欲望，卻讓神父擔憂、惱怒，也讓他反感，他甚至從中再次發現女性心中那無法根除的柔情，總是在她們心中萌發。

然後有一天，教堂司事的妻子（也是為馬里尼亞諾神父做家務的人），小心謹慎地告訴他，說他的外甥女有一個情人。

聽見這句話時他正在家裡刮鬍子，當刻他感到一陣可怖的驚慌，整臉塗滿了刮鬍皂地良久透不過氣來。

等他驚魂稍定能夠思考和說話時，他就向她嚷起來：「這不是真的，梅蘭尼，你在說謊！」但這位農婦卻把手攔在胸前說：「神父先生，願老天作證我說的都是真話！我告訴您，她每晚等到您姊姊入睡便去找他，他們每晚就在河邊幽會，您只要在晚上十時到午夜之間到那裡看看，就知道了。」

他不再抓下巴，並開始在屋裡猛地踱步，就像他平日思索嚴肅的問題時一樣。後來，當他重新開始刮鬍時，他竟一連在耳鼻之間刮傷了自己三四次。

然後一整天下來，他都寡言不語，滿肚子憤懣怒氣。在那無可抵擋的愛情面前，作為神父的他已經夠憤怒了，而作為一位道義上的父親、監護人和精神守護者，竟如此被一名小女孩欺騙、利用、玩弄，更使他怒不可遏。他感到一種為人父母當有的私心與窒息感——就像女兒忽然向他們宣告，不管他們意下如何，她也將堅持自己選擇的配偶，不理勸言。

吃過晚飯後，他想要試著讀一點書，可是他並沒能成功。而且愈想愈怒。當十時的鐘聲敲響後，他取起手杖，一把每逢夜裡出門去探訪病人時，他定必攜帶旁身的粗實橡木棍子。接著，他用那鄉下人特別堅壯結實的手拿起那根木杖，像風車般威武地揮動著它，一面瞧向它微笑。後來，就在轉瞬間，他忽然高舉起它，咬牙切齒地用它敲打一張椅子，那椅背隨即碎裂倒地。

他打開大門想要往外面去，可是剛走到門檻前便止住了腳步，面前那一片他幾乎從未看過的月色清輝，使他震懾驚呆了。

因著他生來就懷著一種崇高的精神，一種像沉思詩人般的教會聖賢應有的精神，他感到自己突然被面前一片暝夜澄清的流光與壯麗浮華的美景感動了，心中怒氣也瞬間得以撫平。

在他那小花園裡，一切事物此刻都沐浴在輕柔的月光下，整排的果樹，剛長出綠葉的枝桠在小徑上勾勒出纖細暗影，攀藤在屋牆上的巨大金銀花也吐出一陣陣芳馥香甜的氣息，讓這溫和明朗的夜空蕩漾著一種幽香的情狀。

他開始深深地呼吸，像醉漢喝酒般大口地吸著空氣，且從容地緩步走著，神清氣爽地，也幾乎忘掉外甥女的事。

當走到田地上時，他止住了腳步，思緒沉浸在這一整片平原裡——這片被柔情似水的月光所淹沒的平原，這片被寧謐夜色的柔和與恬澹所滲透的平原。成群蟾蜍不斷向天發出短促而響亮的音調，遠方那些夜鶯吐出讓人墜夢無明的連串樂聲，這些輕快的顫音，使人在月色的誘惑下禁不住擁吻。

神父此時又開始走動，也不知何故地，內心卻失去了勇氣。他忽然感到自己變得虛弱，精疲力竭的，他希望能坐下來，就坐在一邊休息，沉思一下，讚歎一下上帝的創造。

就在不遠處，一整行楊樹順著曲折的小河蜿蜒地伸延。一層薄霧，一層讓月光穿透如鍍銀般使其發亮的白茫茫水汽，一直在河堤上漂浮不動，讓整道曲折河道籠罩著一種棉絮般的輕薄與透明。

神父又停下了腳步，一種愈來愈強烈、無可抵禦的柔情滲進他內心深處。然後又被一種懷疑，一種朦朧的不安感侵入。一些平日他會自我詢問的問題，此刻也重現內心。

為何上帝會創造這些？既然黑夜是為了讓人安睡，是給無意識與休憩時份，是讓人忘記一切的，那麼，為何要讓黑夜比白晝更具魅力，也比黎明黃昏更顯柔和？為何要讓這個既恬靜自若又誘人、比太陽更富詩意的月球，彷彿是命中註定地，小心翼翼的照亮著萬物，使黑暗世界變得如此透明，既然有些事物本來就是如此敏感，如此神祕遼遠？為何要讓雀鳥中最擅長歌唱的那些，不似其他同類般一同去休息，而是在令人不安的暗夜裡歌唱？為何有這種半明半暗的薄暮籠罩著大地？為何有這種心弦的顫動，心靈的激盪，肉體的疲勞？既然人在夜裡都已經安枕入睡了，那為何會有這種世人其實無法看見的誘人佈置？這些壯麗美景，這種從天上投到人間的詩意投射，究竟是為誰而設？神父完全無法明白。

但就在那裡，草坪的某個邊緣位置，在霧靄繚繞的樹叢底下，有兩個人影肩並肩地走著。

男的個子比較高大，他摟著女子的頸脖，也不時親吻她前額。他們的出現突然為面前靜止的風景注入了生氣，這幅罩著他們如同聖美畫框般的風景，也彷彿是為了他們而度身訂造的。兩人就像是已合成的一種個體存在，而面前寧謐的夜景，像註定為這種存在而設。他們向神父走過來，儼如一個活生生的答案，回應了神父對上帝的提問。

神父靜止不動地站在那裡，心怦怦在跳，像突然失了方寸，他相信自己親眼看見到《聖經》裡的什麼事蹟，那像是路得與波阿司的戀愛般，也就是《聖經》所述的上帝意旨，都在這布幕中實現了。於是歌中之歌《雅歌》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如烈火般的吶喊聲，肉體的召喚，那部助燃柔情的書卷中所有的熾烈篇章，都開始在他腦中產生共鳴了。然後他對自己說：「上帝創造這種月夜，也許是為了掩護人類理想中的愛情。」

他終於在這對依然摟抱著對方行走的戀人前隱身而退。那真的是他的外甥女沒錯。但此刻他問自己的是：我是否快要違背上帝的了？因為上帝顯然以如此絕美的景致去籠罩愛情，難道祂不允許愛情嗎？

然後，他逃離了現場，恍恍惚惚地，帶著一點慚愧，彷彿他闖進了一所自己無權進入的廟宇似的。

中譯：林凱敏